

散文

原载攸县《攸州印象》

凤尾竹

黄德胜

许多事,做得不如意就是骂,若还口辩驳,接着就是打;豪兵偏偏较偏,说得不对就反驳,于是,打骂成了家常便饭。这天傍晚,豪兵的母亲叫他做事,豪兵没听清做什么事,多问了两句而被打,并且打得重,腿上显出条条火钉印,反抗的怒火聚结,他选择了叛逆。于是他躲进了凤尾竹丛里,准备夜间逃离。

我因打了邻家的小孩而被父亲打了几巴掌屁股,当我从凤尾竹丛走过时,豪兵可能发现我脸上的沮丧,把我拉进竹丛,说出他的设想,要与我作伴。我们躺在竹丛里,静静地等待。夜幕降临,传来了母亲的呼唤,我母亲与他母亲的声音交杂在村子里。我母亲的声音温柔,温柔得近乎哀求;他母亲的声音粗犷,粗犷中带几许威胁,但也透露一些焦虑。我的心首先软下来,经不住母亲柔声细气的求乞,想想父亲打得也有些道理。

村子的前面,一边是一口塘,一边为凤尾竹丛。那竹一簇簇密密麻麻,虽然时有砍伐但一年比一年茂盛地生长着。竹下部笔直,上部渐弯,无数个柔韧的弧形在上空织成了一张大网,十余个竹丛在下面留下许多遮蔽的间隙,为我们小孩子捉迷藏提供了最佳的场所。

这方凤尾竹丛曾无数次出现在我童年的梦境里。这天傍晚有些凄清,豪兵被他母亲打了,我被我父亲打了一顿,于是两个被打的小孩拢在一块,进行了一次未遂的叛逆举动。豪兵的父亲是大队支书,有能力和魅力,在当地可以唾沫成钉,可他最怕的是老婆,老婆要他圆要他扁就扁,儿女们就更不在话下,动不动就打人。她打人的武器多样,正在烧火就是火钳,正在炒菜就是锅铲,正在挑物就是扁担。六七岁的豪兵每天都要

砍。我们带着锄头、镰刀,砍了一些凤尾竹,旋即出发。将凤尾竹剖开,张结在周围的树上,上面放些树枝,搭成一个避雪棚,在棚子里围着树桩挖挖砍砍干开了。黄昏,我们各自挑着满满的一担柴薪到家。

家里有一把老镰刀,那是一个篾匠用了好些年头后送给父亲的,父亲有时候到墟上买根把楠竹,就操起这把镰刀,把竹剖成竹片或篾片,修补粪箕、箩筐什么的。弄得久了也摸出些门道,他也可以织出鱼篓、箩筐之类的物件。

我因好奇而感兴趣,要父亲教我,他很乐意。尝试得差不多,我拿着镰刀砍来凤尾竹,仿照家里用坏了的焙罩制作出一只新焙罩。父亲非常高兴,要我多做些送人,我如法炮制,一一送人,近则乡邻,远则亲戚。听到别人的道谢与赞美,也有些沾沾自喜。

十七岁那年,我离开了村子,不是逃离,而是被招入工作单位。现在,父母那一辈人——先后离世,村子变化得翻天覆地,凤尾竹丛荡然无存,我只能在自己的心版上找到它确切的位置,每当触摸它,暖洋洋的,我能听到母亲唤儿的声音,追忆父亲的手掌打在我的屁股上,有一种肌肤之亲的痛感。



回忆录

原载茶陵《南浦潮》

回忆我的童年

彭乐尘

时光不等人,小时候看别人写自己的童年时代觉得自己还很小,一眨眼,我也长大了。小学时老师布置过一篇作文,叫《我的住宅》,我写的是童年时代所居住的老屋,我的童年应从老屋开始说起吧。

我家老屋建于上世纪60年代,虽说没有雕梁画栋,但与其它的水泥建筑相比,也算是砖瓦房中的“老人”了。虽说没有巧夺天工,但那里包含了我的整个童年时代。

在2007年之前,老爷爷——外婆的父亲还未去世前,我一直居住在老屋中。小时候我有一个爱好是养蚕,经常去采桑叶。老屋在南宋城墙的内围,里边有老中医的旧址,我和母亲常去那里采桑叶,当然夏季时也会带回一篮子桑葚。老屋有个后院,采回的桑叶、桑葚就在后院洗涤,始料未及的是这竟让后院长出一棵小小的桑树。它长得异常疯狂,一年内曾两次把后院小屋上的瓦片掀下来。

老屋在南宋古城墙内围,而城墙的外面就是茶陵的母亲河洣江河,我当然少不了去洣滩上畅游了。由于我是家里的独生子,母亲总严厉地叮嘱我不要擅自和朋友们去河边,所以大部分是和我母亲、父亲一起去的,当然也有一两次偷偷地去。在烈日下,躲在树荫里,把脚泡在急流中冲刷,一边吃着西瓜,眺望远方,似乎在“思考人生”,其实却是在想,待会打水漂如何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小时候一直怀疑,河中有水怪和无数金银财宝,可就是看不见,也捞不着。只是捞到了一些贝壳,不过,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四分之一手掌大小的贝壳,也能占据我的心。

渐渐地,去河边的次数少了,不是因为玩腻了,也不是因为变懒惰了,而是因为天气渐渐转凉,母亲不允许我去了。

于是,我很无聊,虽然有一些从母亲抽屉中翻出的刘德华的唱片和买来的哆啦A梦的碟片,但听不出什么所以然,也看不出什么趣味。还不如坐在门槛上静静地嗅着古老木制大门的香气,那种香气我永远都忘不了,永远都令我心旷神怡。

晚上,吃过晚饭,母亲经常要值夜班,父亲则坐在椅上看NBA,我则和外婆、老爷爷,同街坊邻居们一起交谈,说笑。星空之下,那场景依然在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时间在我坐在门槛上望着斑驳的城墙中流逝,在外婆酿酒的吱吱声中流逝,在被车轮碾碎的落叶中流逝。

不久,干枯的树枝上开出了一朵一朵美丽、晶莹的花——雪花。在欣喜中盼望着,雪下得再厚一些,然后,在前门的大坪前,便出现了一位大雪人,他凝视着来往的车辆,像一位敬业的战士,忠实地保卫着国家。直至“退役”,化成一滩水。每一个美好的事物,都有离我而去的那一天,一切都不是永恒的,除了时间。时间无情地带走了我的童年,也教会我珍惜所有的美好。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独特的意义,童年不会再来找你,但也不会从此销声匿迹。

株洲影视

春天国际影城株洲银泰店

春天国际影城株洲银泰店位于荷塘区金山街道红旗广场银泰财富广场,五个主题厅,不同的主题影厅,不同的观影环境,不同的视觉享受,让每一次观影都有不同的崭新回忆。影厅搭配多功能设备,形成可观影可会议可演讲可报告的多功能影厅,展示综合性多功能影院。

影院采用“行-静”慢式补时工艺,业街风格,街道化的过道空间贯穿于各个主题不一观影厅,让观众过程宛如一场神奇之旅给人以舒适的享受,超大面积候场休息区与艺术长廊,让影迷朋友可以在此享受悠闲候场时光。电话:0731-22118333

影院介绍

电影推荐



电影名:《夺冠》

影片介绍:

由陈可辛执导,巩俐、黄渤、吴刚、彭昱畅、白浪、中国女排队长领衔主演的电影《夺冠》(原名《中国女排》)终于正式确定了新的档期:9月30日。

电影《夺冠》讲述的是2008年8月15日,北京奥运会女排比赛,中国VS美国。戴着金丝框眼镜的郎平(巩俐 饰)坐在美国队教练席上,大气沉稳,目光如电;中国队教练(黄渤 饰)站在场边,全神贯注,面带笑容。中国队教练望向郎平,目光充满深意,不断经过的人影遮蔽了他的视线,中国女排三十

余年的沉浮图景被缓缓打开……拍摄《夺冠》,始于陈可辛的排球情结。1978年曼谷亚运会,16岁的陈可辛第一次在现场近距离观看中国女排的比赛,也看到了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的郎平,当时就觉得热血沸腾。四十多年后,他仍然是中国女排的忠实拥趸,中国女排的许多比赛他都来现场观战,这也促成了这部电影的开拍。《夺冠》于2018年开始筹备,2019年4月在福建漳州开机。这里也是中国女排“五连冠”辉煌的起点,电影许多镜头均原汁原味地再现了当年的场景。影片记录了中国女排过去40年的拼搏之路。

科技

22823906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王玺 校对:谭智方

前沿阵地

滥用农药会造成什么后果

吴仁

说起农药,很多人大概都会直接联想到一个“有毒”、“有害”的药水形象。吃瓜群众当然都对瓜里的农药成分唯恐避之不及。

但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农药了呢?那么据日本作物科学杂志2001年的一项研究:全球农作物的总产量将降低约10%。这不仅会导致食物价格大幅上涨,更严重的是全球饥荒问题将大大加重。

虫害、饥荒、农药这几个关键词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农药确实能有效地帮助人类对抗虫害,提高农作物产量,但使用农药带来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农药有毒性,摄入微量就能让人腹泻头晕,抿一小口就可能让全球医生都大呼回天乏术;另一方面,农药同样会毒害动植物,破坏生态及土壤是它的另一大问题。

2009年,中国环境保护部等发布联合公告,禁用对环境会造成极大破坏的杀虫剂“滴滴涕”(DDT);2016年,对人类和动物来说有毒害,只要口服摄入3毫升以上致死率就达90%的除草剂“百草枯”(Paraquat)也被列为禁药。

2018年湖北十堰市15岁少年郭文因为误捡了一个装过百草枯的瓶子装水喝了两口,经过一个月的治疗还是不治去世。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科学使用农药的必要性。

但现在的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是,在相关知识匮乏、技术落后的“蛮荒年代”,有毒害的农药滥用情况有多么夸张。砷、铅、硫……很多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都是人类踩过的坑,有些甚至影响至今。

从15世纪开始,砷、汞和铅等有毒化学物质就被用于农作物以杀死害虫。西方的农

民本着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大无畏精神,奔放地将各种剧毒物质喷洒向农田果树。

相比之下化学发展较迟缓的我们倒因祸得福,几千年来“治虫农药”无非就是莽草、雌黄、油等天然提取物。当然,到了19世纪西方也曾从中东引进除虫菊,还有日本的鱼藤酮之类较为天然安全的除虫剂。

人类对有毒农药的滥用高峰发生在1800年代后期。彼时美国西部发展迅速,农场和果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覆盖了整个西部国土。与此同时,苹果蠹蛾(Codling Moth)的广泛侵袭也成了让果农最头疼的问题,它们的幼虫会钻进果实并使其迅速腐烂。

为了对抗飞蛾的入侵,美国农业部官方大力宣传起了砷酸铅(Lead Arsenate)这种危险的农药。砷酸铅的剧毒可以杀死各种飞蛾甚至是果园中的蚊子,但同样它当然也会对人类及牲畜造成伤害。

对于砷和铅的危害人类早就发现了,只是当时苦于没有更好的对付害虫方法。于是用醋洗水果,但很快害虫们的抗药性越来越强,果农也只能不断加大用药剂量。加大用药剂量带来的另一大问题是,检测发现用醋也洗不干净水果表面残留的农药了。于是从1919年开始,科研人员开始寻找砷酸铅的替代品。

这一找,就找到了1945年。作为砷酸铅替代品的,是文初提到现已禁用的DDT。滴滴涕是一种有机氯杀虫剂,早在1874年奥地利化学家Othmar Zeidler就首次成功合成了它。但一直到1939年,瑞士化学家Paul Hermann Muller才发现

了它的杀虫作用。1945年,滴滴涕开始作为一种农业杀虫剂用于农业生产,渐渐替代了对人体伤害极大的砷酸铅。

滴滴涕在二战期间直至1970年代前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消灭蚊虫,帮助人类控制疟疾、登革热之类的疾病。又消灭害虫,帮助人类粮食增产。但很快,对环境持续观察的研究者发现了问题——它对环境的伤害巨大。首先它几乎是无差别地杀死昆虫,其次飞机喷洒农药的方法会让其落到池塘、森林各处。统计发现各种鱼类、鸟类出现繁衍能力下降,甚至直接死亡的问题——生物链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于是在1971-1972年间,美国举办了七个月的听证会,科学家们决定取消大部分地区滴滴涕的使用。2004年生效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在全球范围内禁止了几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使用,其中就包括限制了滴滴涕在农业上的应用。回到一开始提的砷酸铅,尽管早在1940年代后美国就基本停用了这种农药,但它所含的重金属却沉积在了地表上——影响直至今日。

在当代科学研究的加持下,我们已经将农药应用发展到了一个相对先进的地步。如何在有效除草、驱虫、灭菌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农药对土壤、其他生物还有人类自身的危害,这是一个我们不懈追求的理想方向。

但是从地球自然的运转逻辑分析,这又似乎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命题。吃草羊,鸟吃虫,大鱼吃小鱼,人类吃全部……食物链就摆在我们面前。人类对大自然投放的任何有毒物质,似乎最终都会回到我们身上。

趣味科普

科学知识

远离“鼠标手”

“鼠标手”是现在一种高发的病症。随着电脑的普及,人们办公、学习需要长时间反复、频繁地操作电脑,因而导致手部过度劳损,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鼠标手”。“鼠标手”有哪些症状?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鼠标手”?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预防呢?

首先,将手张开,掌心向上,然后用另一只手去按压手腕处两根肌腱,如酸痛感明显,说明可能有“鼠标手”了。

大拇指、食指以及中指长时间麻木、疼痛或有肿胀感,甚至失去冷热感觉。抓握物体困难,拇指、食指、中指出现无力状况。疼痛感延伸到肘、肩部。夜间、清晨症状加重,活动或甩手后减轻。

手掌鱼际肌群萎缩,甚至瘫痪。看起来,正确的鼠标、键盘操作姿势应该是这样的!

鼠标就近放,保持手腕平直,前臂不可过度伸展,此外,可以准备腕垫,承托手掌下方的肌肉(非手腕)。操作键盘时,要适当调高座椅,腕部处于中立位置,手指弯曲30度以上以及前臂呈半旋前姿势时,腕管的压力相对较小。

离不开电脑不要怕,这样做能预防“鼠标手”!

1.选择合适的鼠标、鼠标垫,缓解腕关节压力

选择鼠标时,大小与手的大小出入不要太大,以感觉舒适为宜。有些鼠标弧度较大,接触面较宽,也有助于分散手指力量。

2.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避免手指及腕部过度用力不一次性过长时间拿重物,手部或腕关节不长时间重复进行同一个运动,多做手部及腕部肌肉松弛、伸展运动。

3.放松手臂,舒缓紧张状态

在休息的时候,手指弯曲的程度保持在半握拳状态,以确保手臂垂直,从而舒缓屈肌和伸肌紧张状态。

4.减少鼠标点击次数,远离“鼠标手”

在使用键盘时,多使用快捷键,尽量减少手指点击鼠标的次数,让腕部得到休息。

5.多旋转手腕,保持手腕灵活

双臂平伸,握拳,以手臂为轴心,向内旋转拳头,连续转动15至20秒,然后,反方向再做一遍。这样可以放松腕部肌肉,松弛手臂神经。

(内容来自:科普中国)

孩子吃酱油会让皮肤变黑吗?

佚名

几乎每位妈妈都希望自己宝宝的皮肤像汤圆一样,白白嫩嫩的惹人喜爱,但是我们常听说某些人讲,不要给孩子吃酱油,皮肤会变黑的,很多的妈妈为了不让孩子变黑,也就不给他们吃了。一方面家长们也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另一方面,不吃酱油也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那像酱油这样黑黝黝的调味品,宝宝食用后真的会导致皮肤变黑么?答案肯定是不会的啦!

要解释这个问题,先得了解酱油这个东西,然后再做分析。

1.酱油是如何制作的?人体是怎样消化它的?

酱油是中国传统的调味品。通常是由黄豆、小麦、麸皮等粮食为原料,经过发酵制成。主要成分为氨基酸、有机酸、糖类及色素,其中的色素是叫做类黑素的天然色素。酱油和其他食物一样,在被食用后会被胃肠道所分解,色素也是会被分解的,转化成可被吸收的成分,所以酱油根本进不了血液,食用酱油是不会影响宝宝肤色的!

2.影响肤色的因素是什么?

众所周知,肤色的白皙程度取决于黑色素细胞的数量和体积,而这些是受遗传和代谢两方面因素影响。遗传因素:不同地区人种的黑色素细胞数量基本是相等的,但是每个人黑色素细胞体积又不同,体积越大,肤色越深;代谢因素:黑色素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下产生并运输到表皮基底细胞层,从而对皮肤颜色产生影响。当黑色素的生成速度大于“代谢”速度时,皮肤看起来就是变黑了!除此之外,还有外界因素如紫外线、炎症因子、外源性药物、内源性激素等等会影响肤色。所以,只是作为调味品的酱油与皮肤的颜色是没有关系的!

3.宝宝可以过量食用酱油么?

肤色与酱油是没有关系了,但是,宝宝能过量地食用酱油么?

酱油的口味一般偏咸,含盐量比较高,长期高盐饮食对于孩子是不利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指出幼儿饮食要清淡、适口,有利于孩子的成长。那有的妈妈会说既然低盐饮食有利,那就干脆不吃盐会更好了吧?当然不是,当严重低钠时候,也是可能影响孩子发育的,并且食物会寡淡无味,影响宝宝的食欲,减少了营养物质的摄入。宝宝的一切牵挂在爸爸妈妈的心,注重饮食是点赞的,但是要切记勿信不科学的信息。



老家的村子不大。整个村子原为一大户人家,岁月沧桑,就是我的上辈人,也说不清它的主人了。村子里古老的房屋为一整体,分为上席下席,呈两个“门”叠写。最后排的房子据说是一场大火毁了。自我记事起,多处斑驳的老房子,住上七八户人家。

村子的前面,一边是一口塘,一边为凤尾竹丛。那竹一簇簇密密麻麻,虽然时有砍伐但一年比一年茂盛地生长着。竹下部笔直,上部渐弯,无数个柔韧的弧形在上空织成了一张大网,十余个竹丛在下面留下许多遮蔽的间隙,为我们小孩子捉迷藏提供了最佳的场所。

这方凤尾竹丛曾无数次出现在我童年的梦境里。这天傍晚有些凄清,豪兵被他母亲打了,我被我父亲打了一顿,于是两个被打的小孩拢在一块,进行了一次未遂的叛逆举动。豪兵的父亲是大队支书,有能力和魅力,在当地可以唾沫成钉,可他最怕的是老婆,老婆要他圆要他扁就扁,儿女们就更不在话下,动不动就打人。她打人的武器多样,正在烧火就是火钳,正在炒菜就是锅铲,正在挑物就是扁担。六七岁的豪兵每天都要

砍。我们带着锄头、镰刀,砍了一些凤尾竹,旋即出发。将凤尾竹剖开,张结在周围的树上,上面放些树枝,搭成一个避雪棚,在棚子里围着树桩挖挖砍砍干开了。黄昏,我们各自挑着满满的一担柴薪到家。

家里有一把老镰刀,那是一个篾匠用了好些年头后送给父亲的,父亲有时候到墟上买根把楠竹,就操起这把镰刀,把竹剖成竹片或篾片,修补粪箕、箩筐什么的。弄得久了也摸出些门道,他也可以织出鱼篓、箩筐之类的物件。

我因好奇而感兴趣,要父亲教我,他很乐意。尝试得差不多,我拿着镰刀砍来凤尾竹,仿照家里用坏了的焙罩制作出一只新焙罩。父亲非常高兴,要我多做些送人,我如法炮制,一一送人,近则乡邻,远则亲戚。听到别人的道谢与赞美,也有些沾沾自喜。

十七岁那年,我离开了村子,不是逃离,而是被招入工作单位。现在,父母那一辈人——先后离世,村子变化得翻天覆地,凤尾竹丛荡然无存,我只能在自己的心版上找到它确切的位置,每当触摸它,暖洋洋的,我能听到母亲唤儿的声音,追忆父亲的手掌打在我的屁股上,有一种肌肤之亲的痛感。

晚上,吃过晚饭,母亲经常要值夜班,父亲则坐在椅上看NBA,我则和外婆、老爷爷,同街坊邻居们一起交谈,说笑。星空之下,那场景依然在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时间在我坐在门槛上望着斑驳的城墙中流逝,在外婆酿酒的吱吱声中流逝,在被车轮碾碎的落叶中流逝。

不久,干枯的树枝上开出了一朵一朵美丽、晶莹的花——雪花。在欣喜中盼望着,雪下得再厚一些,然后,在前门的大坪前,便出现了一位大雪人,他凝视着来往的车辆,像一位敬业的战士,忠实地保卫着国家。直至“退役”,化成一滩水。每一个美好的事物,都有离我而去的那一天,一切都不是永恒的,除了时间。时间无情地带走了我的童年,也教会我珍惜所有的美好。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独特的意义,童年不会再来找你,但也不会从此销声匿迹。

于是,我很无聊,虽然有一些从母亲抽屉中翻出的刘德华的唱片和买来的哆啦A梦的碟片,但听不出什么所以然,也看不出什么趣味。还不如坐在门槛上静静地嗅着古老木制大门的香气,那种香气我永远都忘不了,永远都令我心旷神怡。

晚上,吃过晚饭,母亲经常要值夜班,父亲则坐在椅上看NBA,我则和外婆、老爷爷,同街坊邻居们一起交谈,说笑。星空之下,那场景依然在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时间在我坐在门槛上望着斑驳的城墙中流逝,在外婆酿酒的吱吱声中流逝,在被车轮碾碎的落叶中流逝。

不久,干枯的树枝上开出了一朵一朵美丽、晶莹的花——雪花。在欣喜中盼望着,雪下得再厚一些,然后,在前门的大坪前,便出现了一位大雪人,他凝视着来往的车辆,像一位敬业的战士,忠实地保卫着国家。直至“退役”,化成一滩水。每一个美好的事物,都有离我而去的那一天,一切都不是永恒的,除了时间。时间无情地带走了我的童年,也教会我珍惜所有的美好。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独特的意义,童年不会再来找你,但也不会从此销声匿迹。

于是,我很无聊,虽然有一些从母亲抽屉中翻出的刘德华的唱片和买来的哆啦A梦的碟片,但听不出什么所以然,也看不出什么趣味。还不如坐在门槛上静静地嗅着古老木制大门的香气,那种香气我永远都忘不了,永远都令我心旷神怡。

晚上,吃过晚饭,母亲经常要值夜班,父亲则坐在椅上看NBA,我则和外婆、老爷爷,同街坊邻居们一起交谈,说笑。星空之下,那场景依然在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时间在我坐在门槛上望着斑驳的城墙中流逝,在外婆酿酒的吱吱声中流逝,在被车轮碾碎的落叶中流逝。

不久,干枯的树枝上开出了一朵一朵美丽、晶莹的花——雪花。在欣喜中盼望着,雪下得再厚一些,然后,在前门的大坪前,便出现了一位大雪人,他凝视着来往的车辆,像一位敬业的战士,忠实地保卫着国家。直至“退役”,化成一滩水。每一个美好的事物,都有离我而去的那一天,一切都不是永恒的,除了时间。时间无情地带走了我的童年,也教会我珍惜所有的美好。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独特的意义,童年不会再来找你,但也不会从此销声匿迹。

于是,我很无聊,虽然有一些从母亲抽屉中翻出的刘德华的唱片和买来的哆啦A梦的碟片,但听不出什么所以然,也看不出什么趣味。还不如坐在门槛上静静地嗅着古老木制大门的香气,那种香气我永远都忘不了,永远都令我心旷神怡。

晚上,吃过晚饭,母亲经常要值夜班,父亲则坐在椅上看NBA,我则和外婆、老爷爷,同街坊邻居们一起交谈,说笑。星空之下,那场景依然在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时间在我坐在门槛上望着斑驳的城墙中流逝,在外婆酿酒的吱吱声中流逝,在被车轮碾碎的落叶中流逝。

不久,干枯的树枝上开出了一朵一朵美丽、晶莹的花——雪花。在欣喜中盼望着,雪下得再厚一些,然后,在前门的大坪前,便出现了一位大雪人,他凝视着来往的车辆,像一位敬业的战士,忠实地保卫着国家。直至“退役”,化成一滩水。每一个美好的事物,都有离我而去的那一天,一切都不是永恒的,除了时间。时间无情地带走了我的童年,也教会我珍惜所有的美好。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独特的意义,童年不会再来找你,但也不会从此销声匿迹。

于是,我很无聊,虽然有一些从母亲抽屉中翻出的刘德华的唱片和买来的哆啦A梦的碟片,但听不出什么所以然,也看不出什么趣味。还不如坐在门槛上静静地嗅着古老木制大门的香气,那种香气我永远都忘不了,永远都令我心旷神怡。

晚上,吃过晚饭,母亲经常要值夜班,父亲则坐在椅上看NBA,我则和外婆、老爷爷,同街坊邻居们一起交谈,说笑。星空之下,那场景依然在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时间在我坐在门槛上望着斑驳的城墙中流逝,在外婆酿酒的吱吱声中流逝,在被车轮碾碎的落叶中流逝。

不久,干枯的树枝上开出了一朵一朵美丽、晶莹的花——雪花。在欣喜中盼望着,雪下得再厚一些,然后,在前门的大坪前,便出现了一位大雪人,他凝视着来往的车辆,像一位敬业的战士,忠实地保卫着国家。直至“退役”,化成一滩水。每一个美好的事物,都有离我而去的那一天,一切都不是永恒的,除了时间。时间无情地带走了我的童年,也教会我珍惜所有的美好。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独特的意义,童年不会再来找你,但也不会从此销声匿迹。

于是,我很无聊,虽然有一些从母亲抽屉中翻出的刘德华的唱片和买来的哆啦A梦的碟片,但听不出什么所以然,也看不出什么趣味。还不如坐在门槛上静静地嗅着古老木制大门的香气,那种香气我永远都忘不了,永远都令我心旷神怡。

晚上,吃过晚饭,母亲经常要值夜班,父亲则坐在椅上看NBA,我则和外婆、老爷爷,同街坊邻居们一起交谈,说笑。星空之下,那场景依然在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时间在我坐在门槛上望着斑驳的城墙中流逝,在外婆酿酒的吱吱声中流逝,在被车轮碾碎的落叶中流逝。

不久,干枯的树枝上开出了一朵一朵美丽、晶莹的花——雪花。在欣喜中盼望着,雪下得再厚一些,然后,在前门的大坪前,便出现了一位大雪人,他凝视着来往的车辆,像一位敬业的战士,忠实地保卫着国家。直至“退役”,化成一滩水。每一个美好的事物,都有离我而去的那一天,一切都不是永恒的,除了时间。时间无情地带走了我的童年,也教会我珍惜所有的美好。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独特的意义,童年不会再来找你,但也不会从此销声匿迹。

于是,我很无聊,虽然有一些从母亲抽屉中翻出的刘德华的唱片和买来的哆啦A梦的碟片,但听不出什么所以然,也看不出什么趣味。还不如坐在门槛上静静地嗅着古老木制大门的香气,那种香气我永远都忘不了,永远都令我心旷神怡。

晚上,吃过晚饭,母亲经常要值夜班,父亲则坐在椅上看NBA,我则和外婆、老爷爷,同街坊邻居们一起交谈,说笑。星空之下,那场景依然在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时间在我坐在门槛上望着斑驳的城墙中流逝,在外婆酿酒的吱吱声中流逝,在被车轮碾碎的落叶中流逝。